

金陵残照记之三

金陵残照记

陈少校著

金陵残照记



金陵残照记(1—5)

陈少校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39印张·880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5013—0554—4/K·46

定价: 套装14元

散装12.50元(压膜)

(内部发行)

目 次

- 第一回 颓势已成 凯歌内有悲歌发 1
美人无奈 死马聊同活马医
- 第二回 准备暗杀 军统局要员调京 10
外力支持 李宗仁急欲登座
- 第三回 广播八条 义正辞严明且确 19
钟山一别 心伤泪落去难回
- 第四回 适应市面 李宗仁嘴上谈和 31
争取时间 蒋介石暗中备战
- 第五回 手法两般 桂系复作西南梦 44
羽毛零落 孙科情如斗败鸡
- 第六回 各有所怀 陈明仁率部入湘 54
幕后发泄 蒋介石玩李取乐
- 第七回 溪口对谈 普通国民大光火 64
武汉演说 桂系主将发狂言
- 第八回 恩威并施 关宋二人齐受训 72
梦魂不灭 吴白分头乞美援
- 第九回 怪孕奇胎 南京不愧大作手 82
狂呼乱叫 溪口成为发令台

第十回	代表才飞 立场再表	南京即日露真相 北国中宵有电来 94
第十一回	天堑前横 限期届满	汤恩伯早有布置 渡江令终于下颁105
第十二回	破浪乘风 土崩瓦解	雄师一夜到南岸 蒋军慌乱向东逃115
第十三回	口出愤言 手持圣旨	蔡文治边哭边骂 汤恩伯亦恶亦骄131
第十四回	溃退仓皇 私争剧烈	沪蒋军丢盔弃甲 众败将恶语粗言141
第十五回	闽事略定 好梦方酣	蒋介石炮制桂系 李宗仁终飞广州154
第十六回	宾馆夜谈 长函论道	刘斐妙喻捉猴子 章邵传言抱瑟人167
第十七回	福州开会 老蒋冒火	残军败将纷诉苦 气急败坏乱骂人179
第十八回	监视愈严 集团顶替	饮酒赋诗均有罪 点兵好比捉迷藏187
第十九回	控制公开 徒留躯壳	非常委员会成立 代统虚名不值钱196
第二十回	云散天青 波翻浪涌	旧长沙现新局面 陈明仁寇白崇禧205

第廿一回	拼命扩军 藏身无洞	桂系老巢图固守 张淦罗盘叹失灵213
第廿二回	惊险频生 高潮迭起	成都大摆鸿门宴 天府终赢半局棋227
第廿三回	大势如斯 欲留无计	江水东流知不返 金陵残照告消亡233

附：

渡江之战图	后里封
上海地区形势图	138
粤桂滇边区形势图	222
川康地区形势图	243

第一回 颓势已成 凯歌内有悲歌发 美人无奈 死马聊同活马医

本文是拙作《酒畔谈兵录》的续篇，其所涉及的时间，乃自淮海战役临近结束时起，至蒋介石在大陆的势力完全结束为止。故言其时限，主要是一九四九年这一年。

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年，一个旧政权结束了，永远的结束了。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国家也随着诞生于世界！这对于中国的意义，其重要固属空前，就其对世界的影响而言，亦复难于估量。

但作者不是一个历史家，要完整而全面地描写这一年，不但并无此心，抑亦并无此力。所以在这里所记的，或者只是一些历史的侧面，或者只是某一个侧面的某些内情，仅就一人所知，贡献于读者之前。希望对于读者了解这重要的一年，能有一些帮助，也就于愿已足了。

要写如此的一年，如果只求简要，而又笔力高强，三两万字也就可以画出其轮廓；但假若要写得具体、细致、全面，那又恐怕写一百万字也不嫌多。作者接触面不广，所知的情形亦有限，若讲到笔杆功夫，又恐怕比枪杆功夫还差，故欲言简而意赅，则为力所不能，若想全面而深入，又为识所未逮，是以兹篇所记，只好取乎中道：凡深知者则详，略知者则简。事虽小而他人或未闻者，则不厌其详；事虽大而世人已略悉者，则力求其简。前者之不厌其详，乃欲使读者因而具见大事的某些过程；后者之所以力求其简，则欲使读者减省时间的浪费。或曰：何不将大事完全撇开，只写一些

内幕，岂不更省笔墨？曰：这又不行。因若大事全略，则时间之次序不明，变化之脉络难露，执纲无纲，诚恐势将自乱也。

淮海战役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开始，蒋军节节惨败，到十二月底，杜聿明集团最后消灭的命运，已经明确的看得出来。败了这个战役，蒋介石的精锐兵力，已经消耗将尽，他从南京走路的时间，也就迫在眉睫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宣布了包括四十三人在内的头等战犯名单。循名核实，蒋介石稳居首位。同一天，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也电蒋主“和”。在白的导演之下，湖北省参议会等也次第发电附和。江北江南，里里外外，都是使蒋介石苦恼的声音。

蒋介石明白：桂系的做法，是受到美国人的鼓励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如此大胆。这才是蒋介石特别苦恼的原因。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后台老板的支持，无论他自己也好，李宗仁、白崇禧也好，此时此际，还要想有什么“作为”，都只不过是梦想而已。

正因为双方都明白了这种情况，因此在争取美国支持方面，早就“各自努力了”。

在九月间，蒋介石就已促使司徒雷登回美国去活动一次，希望他能说服美国注意当时局势的“危险”，再度加紧“援助”，使他的处境能够改善。

十月，王世杰往巴黎出席联合国会议，跟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一再地谈到继续“援助”问题，且表示得异常情急。当时，因为马歇尔曾向王世杰一再“关心”到张群的近况，这又使蒋介石发生了一种美丽的会心，即决定派张群到华盛顿

去，他以为由一个马歇尔对之有兴趣的人前往，相互间容易“敦睦”起来，并从而得到好处。张群知道了蒋介石的意向后，又去与司徒雷登商量，司徒雷登告诉他，蒋介石的这种单思之苦，凭张群带几句蜜语甜言前去，恐怕仍然无济于事。

这虽然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冷水，可是并没有叫他死心。又因为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沙大维少将向美国的报告，曾不满于蒋介石的指挥，且认为再下去也并无好转的希望，蒋介石于十一月间，甚至着蒋廷黻向马歇尔探询：可否由美国派出陆军军官，表面上仍用顾问名义，而实际上则率领蒋军部队与解放军作战？

但美国方面仍然表示悲观。

于是宋美龄也出马了。她在感恩节那天，又万里迢迢，越过太平洋，与马歇尔搭上了长途电话，向对方表示她要到美国去一次。

与马歇尔说过“拜拜”之后，宋美龄又立刻给司徒雷登打电话，用兴奋而得意的口气，要求对方到她家里去一次。等到两位教友坐在一起时，她便把经过和决定告诉对方。司徒雷登答应回去立刻替她准备手续。于是，十一月底，宋美龄便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赴美，“吁请加强援助，俾迅速完成戡乱任务”了。

为了配合这一任务，并借此逢迎美国人，蒋介石在翁文灏辞了行政院院长之后，还要请胡适出来组阁，虽然结果并未成为事实。

宋美龄玉驾亲征，活动频频而成效不大。在此种情形之下，蒋介石只好垂头丧气，进入他的“最不快乐的圣诞”。

那一天，蒋介石在中山陵附近的“凯歌”礼拜堂，无精打彩地唱过了圣诞歌，心情沉重之至。他在“凯歌”中唱的，与其说是凯歌，毋宁说是哀歌。那一天，本是他西安事变中“脱险”的十二周年纪念，也正是通过“宪法”的“国大”功德圆满的二周年，照理，该是他引为愉快的一天；可是偏偏这一天，情势已迫得他不能不考虑痛苦的下一步了。

为了说明蒋介石的“最不快乐的圣诞”，不得不把他所仰仗的“上帝”——美国的态度，略为勾划一下：

自一九四八年入夏以后到十月底，以“中国的最仁慈诚挚之友人”自居的司徒雷登眼看着蒋介石处境之继续恶化，曾向国务院探问过对华政策是否会改变。在这些来来往往的活动中，不但可窥知蒋介石的焦急与希望，亦可反映美国的焦急与苦闷。

在这段时期，美国人愤恨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无能，而在作战部署上，又不切实执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巴大维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不能容纳国民党其他派系的分子，使他的政治基础略为扩大；以致在军事上愈打愈糟，在政治影响上也愈来愈坏，一步步走向最后的崩溃。那时候，美国的杜鲁门政府逐渐形成了一个印象，觉得蒋介石已经再也扶不起来了。

美国国务院在答复司徒雷登探问的文件中，曾有这样的几节：

“执事（陈注：指司徒雷登，下同）五月二十六日报告，谓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获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

志，现政府将仍无力阻止共产主义。执事又谓，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将继续个人统治，此项个人统治之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

“执事于六月十四日的报告中，尝陈述蒋委员长保证同意执事之建议，令何应钦将军（陈注：何应钦由美回国后，时任国防部长）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与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陈注：指顾祝同），而亲自指挥作战。”

“在执事八月二十日报告陈述中，执事称，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执事十月十六日报告谓，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迄今仍拥护彼者，不过其最接近之同志及若干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委员长，现在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彼辈之人，日见加多。执事又谓此时已嫌过迟，如非大规模之武装干涉，不信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军事惨败，并因而可能造成联合政府之结果。”

“执事十月二十二日报告中，谓我方军事顾问认为，国府军事组织，在人力、物力及士气上，似已遭受过大之损失，以致在此方面，任何努力均难成功，国军已完全丧失战斗意志，致美国政府现在已难寻得有效方法，以改变现时局势。执事又称，重振中国反抗共党侵略之意志，实属必要，唯所必需之领导者，则至今尚付缺如。”

就在这种背景之下，蒋介石更急了。因为他知道，要想

维持其已经危如累卵的命运，唯一的指望是美国的援助，对于美国的不满，自不能不设法弥缝。因此，蒋又提出：愿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职务与权力，并实行顾问团对作战的意见，作为增加军事援助的条件。

但是，蒋的这个表示被反映到美国国务院去之后，对方认为“实与驻华美国顾问过去所有的经验不符”。因此，他们透过司徒雷登转达给蒋的答复是：“关于加速军火之运输，美国国家军需部正在尽力将自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赠款项下购买之军用物资，加速输运。据陆军部非正式报导，包括于中国请购之三千七百八十万美元的枪械与军火内之全部军火，可望于十一月中旬在西岸装完，在十二月初抵达中国。在此项计划下，并尽力使其他物资可以疏运。国家军需部同时致力设法运输盟总可先垫借之枪械军火，此项物资可于十一月间运达。循中国政府之请，由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赠款内，支付一亿零三百万美元之授权函，已由国务院送达财政部。依照中国之指示，该部已付予中国政府，或予美国陆海空军部以该项总数中之七千七百万美元。其余之六百万美元，将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付清。除却美国在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赠款项下援助中国政府外，更无其他军事援华办法。”

一方面要求把援助增加，另一方面却说除拨清前定援助外，其他要求，碍难照准。

情势的发展，早在司徒雷登的意料之中，而且早就使他焦灼得寝食难安了。他总希望在中共和蒋介石之间找到一个什么缓冲的东西，以便延长在实质上与蒋介石的统治相同的统治。因此，在十月二十三那天，他已向华盛顿提出过建议，请求国务卿马歇尔指示。

司徒雷登的建议，包括了这样的几项：

“一、倘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美国对之是否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

二、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其他较有希望组成一非共产之共和政府与较能有效与共匪作战之政治领袖？”

三、是否赞同退休，让位于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党相处甚好、而又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

四、若取后一步骤，美国是否将承认与支持由于战事结束，为求中国统一而与共党合作而成立之联合政府？”

五、美国对此种政府，可否予以事实上之承认，同时暂停任何经济合作总署或其他的支持？”

由此可见，司徒雷登最为关心者，是如何维持一个非共的政权，及如何找出一个反共的人物。而蒋介石之所以被准备放弃，是因为他势将不能、因亦不利于反共了。

马歇尔的答复是：在国民政府尚为中国局势中之一重要因素时，美国政府自当继续予以支持。否则，须视美国利益何在与到时的具体情形而定。

仅仅过了几天，在十月二十八日，司徒雷登的另一个报告又送到华盛顿了。他于历述共产党的“罪恶”及诋毁苏联之后说：“吾人之问题，乃在如何阻延、或揭发、或抵消彼等在中国之势力。”又说：“即使吾人可以武力方式援助蒋介石政府，将一地区之武装共产主义消灭（此乃吾人所能希望的最大限度），吾人将仍须在教育及其他方面予以援助，借使非共产区域能表现出真正民主之优越性。否则，军事之胜利亦将成为自亡之道。”

在司徒雷登的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这几点：他认为蒋介石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即使能维持于一时，维持于某一区域，但要他能表现“真正民主之优越性”，也很困难。若他连这点民主的伪装也打扮不起来，即使在某一地区能获得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最终还是支持不了。

于是，结论就很明显了，上策：找到一个象李宗仁或其他较有希望组成非共产政府、且能与“共匪”作战之政治领袖；中策：如找不到能战的政治领袖，则找一个与蒋军将领关系好、与非共政党亦能相处的人——亦即一个既能掌握军事力量又能拉拢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治势力的人，造成一种实力，以谋求休战，避免国民党军事力量之最后毁灭，从而树立起足与共产党对峙之政治力量；下策：到了万不得已，若能找到某一种政治实力，虽与共产党合作，但仍望借此保持其相对的独立，从而保持一部份阵地。不过，若最终迫得采取下策时，那就并不怎样适合司徒雷登的口胃了，所以，他的兴趣也就不大，他的态度也就并不如对前面的两种情形那么明确了。

上述的情形，也就是李宗仁开始跃跃欲试，务求取蒋而代之的国际根据。李、美之间的接触，也从这时期加紧，透过甘介侯等人，与司徒雷登暗中进行。

可是，在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统治势力和统治者，愿意自动退出政治舞台。这个原则，对于蒋介石当然也适用。二十年来，他用过多少翻云覆雨的手段，以保存和扩大他的独裁权力，他怎肯乖乖地把它放弃？所以到了十一月，他还叫蒋廷黻和宋美龄加紧对美活动，甚至指使蒋廷黻探询，若把中国内政问题扩大为国际问题，在联合国中提出控诉，是否

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不宁唯是，蒋介石还写信给杜鲁门，说他“基于中国将有民主正义而牺牲之危险”，要求美国增加援助。还制造了一个如此的逻辑：说整个军事情势的恶化，其主要因素乃由于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条约；而他当年签订此一条约，“乃由于美国善意劝告之结果”。一诬一赖之后，又再加一拖，要求美国加派一个高级军官为顾问，并发表一个强硬的美国政策宣言，支持他的“奋斗目标”。

后来，杜鲁门复信给蒋介石，除告诉他原定计划中之供应品的输送已经尽力加速外，关于增派军事顾问一点，杜鲁门说：“巴大维将军对现实情况甚为熟悉，彼之意见，可随时供给委员长。”也就是说，增加军援目下不谈，增派大员毋庸再议，颇有悻悻之意。

杜鲁门其时的冷淡，并不表示美国已放弃其对中国的干涉，不过认为依恃蒋介石继续以军事抵抗共产党，已经不是聪明的办法，而必须另换一下汤药罢了。

命在旦夕而单方难求，在无可奈何之中，李宗仁这一味土药，也就应时上市。

第二回 准备暗杀 军统局要员调京 外力支持 李宗仁急欲登座

美国要弃蒋而扶李，很使蒋介石冒火，也使他想起了流氓的手段，决定在必要时将李宗仁杀掉，迫美国人死了这条心。于是，一个暗杀的计划开始了。

十一月间，一封急电由南京拍到昆明去。

电报是由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其前身即军统局）的秘密电台发出的，发电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收电人：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内容：令沈醉即将省站职务交给副站长皮绍晋代理，立刻赴京另有任用。

沈醉接电后，即从昆明飞往上海，再由上海乘火车赴南京。沈一下车，保密局的总务处长成希超已在那里，他把沈醉拉上汽车，一同驶到玄武门到傅厚岗那条马路上的“诚庐”。

这个“诚庐”，是当时保密局专门用来作为与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第二厅（管情报）等特务机关头目开会之用的。偶然也用来招待美国的特务头目。平常，保密局外勤省站的负责人到南京，多半被招待住在“安乐酒店”或保密局所开的“珠江饭店”，这次沈醉到京，却例外地被招待在“诚庐”，使他感到事出寻常。他问成希超叫他到南京究竟有什么事？成说他也弄不清楚，只听说有件很重要的工作等着沈醉去做。

当天下午，当沈醉正欲往见毛人凤时，毛人凤却已到“诚庐”来了。毛对沈说明，这次叫沈到南京来，是由蒋介石

石指定的，任务是：主持刺杀李宗仁的工作。这个工作，毛人凤本来是派给该局主管暗杀等类工作的“行动处”去主持的，但蒋认为沈醉更有经验更合适，所以把沈调来。毛人凤把意思交待过后，便与沈坐汽车一同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接见沈醉时，态度摆得非常和蔼，先询问了云南省站的工作，又对沈的家庭情况，极表“关怀”。最后才讲到本题，问沈知不知道调他来京的新任务。沈说：“毛局长已告诉我了。”跟着蒋就说，这项工作，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大局的工作。蒋又说，共产党是迟早可以打败的，但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所以决定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蒋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最后又叮嘱沈醉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党国安危，绝对不能泄漏。”并要沈从速布置好，等他一有命令，立即行动，而且要做到绝对能完成使命。最后，并举了些不伦不类的比拟，如荆轲刺秦王等历史人物来鼓励沈。还把戴笠飞机失事时，沈“自告奋勇”地愿意到解放区去寻找的旧事翻出来，加以赞扬。总之，迷汤灌得十足。

沈听了蒋的话，到辞出时，也表示一定不辜负蒋的期望，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蒋握着他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暗杀李宗仁的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第二天，沈醉再到保密局去，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等四个人商量具体进行步骤。当即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行动组”，工作分两部分进行，